

线装经典

墨子

染于苍则苍 染于黄则黄

所入者变，其色亦变，五入必，而已则为五色矣。故染不可不慎也。非独染丝然也，国亦有染。舜染于许由、伯阳，禹染于皋陶、伯益，汤染于伊尹、仲虺，武王染于太公、周公。此四王者所染当……—《墨子·所染》

《线装经典》编委会◎编

(战国)墨翟等◎著



线装经典



云南出版集团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线一装一经一典



墨子

(战国)墨翟等◎著

《线装经典》编委会◎编

云南出版集团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墨子 / (战国) 墨翟等著; 《线装经典》编委会编. —
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7.1
(线装经典)
ISBN 978-7-222-15705-7

I. ①墨… II. ①墨… ②线… III. ①墨家 ②《墨子》—
译文 IV. ①B224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02536号

出版人: 胡平 高晓玲

项目策划:  唐码书业 (北京) 有限公司
WWW.TANGMARK.COM



责任编辑: 刘焰 董高凌

装帧设计: 刘畅

责任校对: 胡元青

责任印制: 洪中丽



MO ZI
墨子

(战国) 墨翟等 著
《线装经典》编委会 编

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北京南天竹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 650034
网址 www.ynpph.com.cn
E-mail ynrms@sina.com
开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印张 20
字数 268千
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 北京威远印刷有限公司
书号 ISBN 978-7-222-15705-7
定价 26.80元

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

审校部电话: 0871-64164626 印制科电话: 0871-64191534

目
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亲士····· | 七 | 二十八 非命上····· | 一五五 |
| 二 修身····· | 一〇 | 二十九 非命中····· | 一六一 |
| 三 所染····· | 一二 | 三十 非命下····· | 一六五 |
| 四 法仪····· | 一四 | 三十一 非儒下····· | 一七一 |
| 五 七患····· | 一七 | 三十二 大取····· | 一七九 |
| 六 辞过····· | 二一 | 三十三 小取····· | 一八七 |
| 七 三辩····· | 二六 | 三十四 耕柱····· | 一九一 |
| 八 尚贤上····· | 二七 | 三十五 贵义····· | 二〇一 |
| 九 尚贤中····· | 三一 | 三十六 公孟····· | 二〇八 |
| 十 尚贤下····· | 三九 | 三十七 鲁问····· | 二二〇 |
| 十一 尚同上····· | 四五 | 三十八 公输····· | 二三二 |
| 十二 尚同中····· | 四八 | 三十九 备城门····· | 二三五 |
| 十三 尚同下····· | 五七 | 四十 备高临····· | 二五〇 |
| 十四 兼爱上····· | 六四 | 四十一 备梯····· | 二五二 |
| 十五 兼爱中····· | 六六 | 四十二 备水····· | 二五五 |
| 十六 兼爱下····· | 七一 | 四十三 备突····· | 二五六 |
| 十七 非攻上····· | 八二 | 四十四 备穴····· | 二五七 |
| 十八 非攻中····· | 八三 | 四十五 备蛾傅····· | 二六五 |
| 十九 非攻下····· | 八九 | 四十六 迎敌祠····· | 二六九 |
| 二十 节用上····· | 九七 | 四十七 旗帜····· | 二七三 |
| 二十一 节用中····· | 一〇〇 | 四十八 号令····· | 二七六 |
| 二十二 节葬下····· | 一〇二 | 四十九 杂守····· | 二九七 |
| 二十三 天志上····· | 一一三 | 附录四篇 | |
| 二十四 天志中····· | 一一八 | 经上····· | 三〇八 |
| 二十五 天志下····· | 一二七 | 经下····· | 三〇九 |
| 二十六 明鬼····· | 一三五 | 经说上····· | 三一〇 |
| 二十七 非乐····· | 一四八 | 经说下····· | 三一四 |

线一装一经一典



墨子

(战国)墨翟等◎著

《线装经典》编委会◎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墨子/(战国)墨翟等著;《线装经典》编委会编.——
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2017.1

(线装经典)

ISBN 978-7-222-15705-7

I. ①墨… II. ①墨… ②线… III. ①墨家 ②《墨子》—
译文 IV. ①B224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02536号

出版人:胡平 高晓玲

项目策划:  唐码书业 (北京) 有限公司
WWW.TANGMARK.COM

 北京南天竹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刘焰 董高凌

装帧设计:刘畅

责任校对:胡元青

责任印制:洪中丽



MO ZI

墨子

(战国)墨翟等 著
《线装经典》编委会 编

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北京南天竹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 650034
网址 www.ynpph.com.cn
E-mail ynrms@sina.com
开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张 20
字数 268千
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 北京威远印刷有限公司
书号 ISBN 978-7-222-15705-7
定价 26.80元

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

审校部电话:0871-64164626 印制科电话:0871-64191534

前 言

《墨子》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奇书。

墨子，名翟，鲁国（今山东省滕州市）人，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科学家、军事家，墨家学派的创始人。

墨子曾学于儒者，习孔子之术，“学儒者之业，受孔子之术”，称道尧舜大禹，明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。因不满儒家礼乐烦苛，于是“弃周道而用夏政”，创建了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。儒和墨两派互相驳辩，在先秦首先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。人们常把孔墨、儒墨并提。

为宣扬自己的主张，墨子广收生徒，寻常亲从弟子数百人，形成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。墨子思想的根本精神是自苦利人。他倡导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，以利人为义，亏人自利为不义，以是否利于人民作为衡量是非的重要标准。他的非攻、非乐、节用、节葬等主张，都体现了这一精神。同时他要求人们学习大禹治水、自苦为极的精神，在个人物质生活方面，只取最低的标准。所以孟子说他是“墨子兼爱，摩顶放踵，利天下为之”。鲁迅的《故事新编》中有一篇《非攻》，是根据《墨子》中《公输》一篇改写的，写墨子劝止楚王攻宋的事，生动地反映了墨子的精神。

在政治上，墨子主张尚贤、尚同。尚贤是主张突破贵族世袭制度，有能则举之，无能则下之，反映了小生产者对政治上平等权利的要求。尚同则认为国家的职能在于统一全国思想，要求百姓逐级与上级官长保持一致，最后上同于天子，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，表现出专制主义的倾向。

墨子思想中保存有较多的宗教思想的影响。他承认天有意志和鬼神的存在，以天志为其全部思想的最后依据，认为天和鬼神都赏善罚恶。这是他思想中落后和错误的方面。但他又反对天命思想，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禽兽以羽毛为衣，水草为食，不必耕织，衣食已足；人则赖其力者生，不赖其力者不生，突出强调了一切要依靠人自己的努力。他还提出衡量人们言行是非的三个标准：上古圣王的经验，百姓耳目之

实和符合国家人民之利。这都是有价值的思想。

墨子思想包含有深刻的矛盾。他自苦利人，精神崇高，但带有若干空想成分，难以为多数人接受；他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，却又有着专制主义倾向。这些都反映出小生产者思想的特点。从这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。

《墨子》一书，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，有七十一篇，现存五十三篇。按内容，《墨子》一书可分五组：从《亲士》到《三辩》七篇为墨子早期著作，其前三篇掺有儒家理论，当为墨子早年“习儒者之业，受孔子之术”的痕迹；后四篇多尚贤、尚同、天志、节用、非乐理论，前人颇以为即以后相关篇章理论之叙余，其实正有对后来各篇提纲挈领的作用。

从《尚贤上》到《非儒下》共二十四篇为一组，系统反映墨子“尚贤”、“尚同”、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、“节用”、“节葬”、“非乐”、“天志”、“明鬼”、“非命”十大命题，是《墨子》一书的主体部分。各篇多分上、中、下篇，前人认为是“三墨”各自所依据的经典，其实是《墨子》一书在先秦流传的不同版本，汉人整理合三为一。现今某些“阙失”的篇目，或许在内容和文字上与今存者同，故仅存其目。《大取》、《小取》以及后面附录的《经》上、下和《经说》上、下六篇，专说名辩和物理、光学等内容，前人因其称“经”，定为墨翟自著。实为后期墨家作品，是研究墨家逻辑思想和科学技术成就的宝贵资料。《耕柱》至《公输》五篇是墨子言行记录，体例与《论语》近，乃墨子弟子所辑录，是研究墨子事迹的第一手资料。《备城门》以下到《杂守》十一篇，专讲守城技巧与城防制度。其制度颇近于秦，是战国时期“秦之墨者”所作，是研究墨家军事学术的史料。

《墨子》内容博大，包含政治、哲学、伦理、逻辑、科技、军事等方面，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集中资料。从散文艺术的角度而言，《墨子》在先秦哲理散文中以质朴无文著称，这一特点极为显著。墨家主张尚质，反对尚文。因此，他们著书立说所采用的是当时的口语，而不是儒家那种经过修辞的“文言”或“雅言”。这使他们的文章有一种平易近人、娓娓道来的风格特色。

今本《墨子》为汉代刘向所校定，著于《别录》。刘歆《七略》与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均据此。晋惠帝时，鲁胜曾作《墨辩注》，早已失传，仅存其《叙》。清以前以明嘉靖唐尧臣刻本为善本。清乾、嘉年间，《墨子》研究兴起，陆续涌现出许多注释或阐发墨学的著作，有清毕沅的《墨子注》、孙诒让的《墨子閒诂》，近人吴毓江的《墨子校注》、梁启超的《墨子学案》、陈柱的《墨学十论》、方授楚的《墨学源流》等。由于我们水平所限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，希望读者能够批评指正。

目
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亲士····· | 七 | 二十八 非命上····· | 一五五 |
| 二 修身····· | 一〇 | 二十九 非命中····· | 一六一 |
| 三 所染····· | 一二 | 三十 非命下····· | 一六五 |
| 四 法仪····· | 一四 | 三十一 非儒下····· | 一七一 |
| 五 七患····· | 一七 | 三十二 大取····· | 一七九 |
| 六 辞过····· | 二一 | 三十三 小取····· | 一八七 |
| 七 三辩····· | 二六 | 三十四 耕柱····· | 一九一 |
| 八 尚贤上····· | 二七 | 三十五 贵义····· | 二〇一 |
| 九 尚贤中····· | 三一 | 三十六 公孟····· | 二〇八 |
| 十 尚贤下····· | 三九 | 三十七 鲁问····· | 二二〇 |
| 十一 尚同上····· | 四五 | 三十八 公输····· | 二三二 |
| 十二 尚同中····· | 四八 | 三十九 备城门····· | 二三五 |
| 十三 尚同下····· | 五七 | 四十 备高临····· | 二五〇 |
| 十四 兼爱上····· | 六四 | 四十一 备梯····· | 二五二 |
| 十五 兼爱中····· | 六六 | 四十二 备水····· | 二五五 |
| 十六 兼爱下····· | 七一 | 四十三 备突····· | 二五六 |
| 十七 非攻上····· | 八二 | 四十四 备穴····· | 二五七 |
| 十八 非攻中····· | 八三 | 四十五 备蛾傅····· | 二六五 |
| 十九 非攻下····· | 八九 | 四十六 迎敌祠····· | 二六九 |
| 二十 节用上····· | 九七 | 四十七 旗帜····· | 二七三 |
| 二十一 节用中····· | 一〇〇 | 四十八 号令····· | 二七六 |
| 二十二 节葬下····· | 一〇二 | 四十九 杂守····· | 二九七 |
| 二十三 天志上····· | 一一三 | 附录四篇 | |
| 二十四 天志中····· | 一一八 | 经上····· | 三〇八 |
| 二十五 天志下····· | 一二七 | 经下····· | 三〇九 |
| 二十六 明鬼····· | 一三五 | 经说上····· | 三一〇 |
| 二十七 非乐····· | 一四八 | 经说下····· | 三一四 |

一 亲士^[1]

【本经】

入国而不存其士，则亡国矣。见贤而不急，则缓其君矣。非贤无急，非士无与虑国。缓贤忘士，而能以其国存者，未曾有也。

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；桓公去国而霸诸侯；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^[2]。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，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。太上无败，其次败而有以成，此之谓用民。

【注释】

[1]本篇的主题为用贤亲士。作者以齐桓公、晋文公、越王勾践等贤君与桀、纣等昏君对待贤人的两种决然不同的态度为例，说明能否亲士用贤，关系着国家的兴衰成败；并进一步指出，国君要做到亲士用贤，除了要有自任其难的爱士之心外，还须具备宽容、体谅的态度，广泛采纳各色人才，让他们各抒己见，面折廷争。这才是可以王天下、保国家的兼王之道。

[2]摄：当与“慑”通，敬畏。中国：中原地区的国家。

【译文】

治国而不优待贤士，国家就会灭亡。见到贤士而不急于任用，他们就会怠慢君主。没有比用贤更急迫的了，若没有贤士，就没有人和自己谋划国事。怠慢遗弃贤士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，还不曾有过。

从前，晋文公被迫逃亡在外，后为天下盟主；齐桓公被迫离开国家，后来称霸诸侯；越王勾践被吴王战败受辱，终成威慑中原诸国的贤君。这三君所以能成功扬名于天下，是因为他们都能忍辱负耻，以图复仇。最上的是不遭失败，其次是失败而有办法成功，这才叫善于使用士民。

【本经】

吾闻之曰：“非无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；非无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”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，众人自易而难彼。君子进不败其志，内究其情^[1]；虽杂庸民，终无怨心。彼有自信者也。是故为其所难者，必得其所欲焉；未闻为其所欲，而免其所恶者也。是故偪臣伤君^[2]，谄下伤上。君

必有弗弗之臣^[3]，上必有谏谏之下^[4]，分议者延延^[5]，而支苟者谏谏^[6]，焉可以长生保国。

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，近臣则暗，远臣则吟，怨结于民心。谄谀在侧，善议障塞，则国危矣。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？杀其身而丧天下，故曰：归国宝，不若献贤而进士。

今有五锥，此其铍，铍者必先挫。有五刀，此其错^[7]，错者必先靡。是以甘井近竭，招木近伐，灵龟近灼，神蛇近暴。是故比干之殪，其抗也；孟贲之杀，其勇也；西施之沉，其美也；吴起之裂，其事也。故彼人者，寡不死其所长，故曰：太盛难守也。

【注释】

[1]内：同“退”。

[2]偪：同“嬖”。

[3]弗：通“拂”。

[4]谏谏：同“谔谔”。

[5]延延：通“炎炎”。

[6]支苟：疑“交苟”二字形误。

[7]错：同“厝”，磨刀石。

【译文】

我曾听说：“我不是没有安定的住处，而是自己没有安定之心；不是没有丰足的财产，而是怀着无法满足的心。”所以君子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。而一般人则宽以律己，严以待人。君子仕进顺利时不改变他的志向，不得志时心情也一样；即使杂处于庸众之中，也终究没有怨尤之心。他们是有着自信的人。所以说，凡事能从难处做起，就一定能达到自己的愿望，但却没有听说只做自己所想的事情，而能免于所厌恶之后果的。所以佞臣与谗佞之辈往往伤害君主。君主必须有敢于矫正君主过失的臣僚，上面必须有直言极谏的下属，分辩议事的人争论锋起，互相责难的人互不退让，这才可以长养民生，保卫国土。

如果臣下只以爵禄为重，不对国事发表意见，近臣缄默不言，远臣闭口暗叹，怨恨就郁结于民心了。谄谀阿奉之人围在身边，好的建议被他们阻碍难进，那国家就危险了。桀、纣不正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天下之士吗？结果身被杀而失天下。所以说：赠送国宝，不如推荐贤士。

比如现在有五把锥子，一把最锋利，那么这一把必先折断。有五把刀，一把磨得最快，那么这一把必先损坏。所以甜的水井最易用干，高的树木最易被伐，灵验的宝龟最先被火灼占卦，神异的蛇最先被暴晒求雨。所以，比干之死，是因为他抗直；孟贲被杀，是因为他逞勇；西施被沉江，是因为长得美丽；吴起被车裂，是因为他有大功。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他们的所长。所以说：太盛了就难以持久。

【本经】

故虽有贤君，不爱无功之臣；虽有慈父，不爱无益之子。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，非此位之人也；不胜其爵而处其禄，非此禄之主也。良弓难张，然可以及高入深；良马难乘，然可以任重致远；良才难令，然可以致君见尊。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，故能大。圣人者，事无辞也，物无违也，故能为天下器。是故江河之水，非一源之水也；千镒之裘，非一狐之白也。夫恶有同方，取不取同而已者乎？盖非兼王之道也！是故天地不昭昭，大水不潦潦，大火不燎燎，王德不尧尧者，乃千人之长也。

其直如矢，其平如砥，不足以覆万物。是故溪陕者速涸，逝浅者速竭，硗埆者其地不育^[1]。王者淳泽，不出宫中，则不能流国矣。

【注释】

[1]硗埆：土地坚硬而瘠薄。

【译文】

因此，即使有贤君，他也不爱无功之臣；即使有慈父，他也不爱无益之子。所以，凡是不能胜任其事而占据这一位置的，他就不应居于此位；凡是不胜任其爵而享受这一俸禄的，他就不当享有此禄。良弓不容易张开，但可以射得高没得深；良马不容易乘坐，但可以载得重行得远；好的人才不容易驾驭，但可以使国君受人尊重。所以，长江黄河不嫌小溪灌注它里面，才能让水量增大。圣人勇于任事，又能接受他人的意见，所以能成为治理天下的英才。所以长江黄河里的水，不是从同一水源流下的；价值千金的狐白裘，不是从一只狐狸腋下集成的。哪里有与自己相同的意见才采纳，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就不采纳的道理呢？这不是统一天下之道。所以大地不昭昭为明（而美丑皆收），大水不潦潦为大（而川泽皆纳），大火不燎燎为盛（而草木皆容），王

德不尧尧为高（而贵贱皆亲），才能做千万人的首领。

像箭一样直，像磨刀石一样平，那就不能覆盖万物了。所以狭隘的溪流干得快，平浅的川泽枯得早，坚薄的土地不长五谷。做王的人深恩厚泽不出官中，就不能流遍全国。

二 修身^[1]

【本经】

君子战虽有陈^[2]，而勇为本焉；丧虽有礼，而哀为本焉；士虽有学，而行为本焉。是故置本不安者，无务丰末；近者不亲，无务来远；亲戚不附，无务外交；事无终始，无务多业；举物而暗，无务博闻。

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，必察迩来远，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。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，此以怨省而行修矣。潜慝之言，无入之耳；批扞之声，无出之口；杀伤人之孩^[3]，无存之心，虽有诋讦之民，无所依矣。

故君子力事日强，愿欲日逾，设壮日盛。君子之道也：贫则见廉，富则见义，生则见爱，死则见哀；四行者不可虚假，反之身者也。藏于心者，无以竭爱；动于身者，无以竭恭；出于口者，无以竭驯。畅之四支，接之肌肤，华发隳颠，而犹弗舍者，其唯圣人乎！

【注释】

[1]本篇主要讨论品行修养与君子人格问题，强调品行是为人治国的根本，君子必须以品德修养为重。篇中提出，“君子之道”应包括‘贫则见廉，富则见义，生则见爱，死则见哀’以及明察是非、讲究信用、注重实际等内容。

[2]陈：同“阵”。

[3]孩：通“荄”，草根。这里指心中的意念。

【译文】

君子作战虽用阵势，但必以勇敢为本；办丧事虽讲礼仪，但必以哀痛为本；做官虽讲才识，但必以德行为本。所以立本不牢的，就不必讲究枝节的繁盛；身边的人不能亲近，就不必讲究招徕远方之民；亲戚不能使之归附，就不必讲究结纳外人；做一件事情不能有始无终，就不必谈起从事多种事业；举

一事物尚且弄不明白，就不必追求广见博闻。

所以先王治理天下，必定要明察左右而招徕远人。君子能明察左右，左右之人也就能修养自己的品行了。君子不能修养自己的品行而受人诋毁，那就应当自我反省，因而怨少而品德日修。谗害诽谤之言不入于耳，攻击他人之语不出于口，伤害人的念头不存于心，这样，即使遇有好诋毁、攻击的人，也就无从施展了。

所以君子本身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加强，志向一天比一天远大，庄敬的品行一天比一天完善。君子之道（应包括如下方面）：贫穷时表现出廉洁，富足时表现出恩义，对生者表示出慈爱，对死者表示出哀痛。这四种品行不是可以装出来的，而是必须自身具备的。凡是存在于内心的，是无穷的慈爱；举止于身体的，是无比的谦恭；谈说于嘴上的，是无比的雅驯。（让上述四种品行）畅达于四肢和肌肤，直到白发秃顶之时仍不肯舍弃，大概只有圣人吧！

【本经】

志不强者智不达；言不信者行不果；据财不能以分人者，不足与友；守道不笃，遍物不博，辩是非不察者^[1]，不足与游。本不固者未必几，雄而不修者，其后必惰。原浊者流不清，行不信者名必耗。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。功成名遂，名誉不可虚假，反之身者也。务言而缓行，虽辩必不听。多力而伐功，虽劳必不图。慧者心辩而不繁说，多力而不伐功，此以名誉扬天下。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，无务为文而务为察。故彼智无察，在身而情^[2]，反其路者也。善无主于心者不留，行莫辩于身者不立。名不可简而成也，誉不可巧而立也，君子以身戴行者也^[3]。思利寻焉，忘名忽焉，可以为士于天下者，未尝有也。

【注释】

[1]辩：同“辨”。

[2]彼：借为“非”。情：为“惰”之形讹。

[3]戴：同“载”。

【译文】

意志不坚强的，智慧一定不高；说话不讲信用的，行动一定不果敢；拥有财富而不肯分给人的，不值得和他交友；守道不坚定，阅历事物不广博，辨别是非

不清楚的，不值得和他交游。根本不牢的，枝节必危。光勇敢而不注重品行修养的，后必失败。源头浊的流肯定不清，行为无信的人名声必受损害。声誉不会无故产生和自己增长。功成了必然名就，名誉不可虚假，必须反求诸己。专说而行动迟缓，虽然会说，但没人听信。出力多而自夸功劳，虽劳苦而不可取。聪明人心里明白而不多说，努力做事而不夸说自己的功劳，因此名誉扬于天下。说话不图繁多而讲究富有智慧，不图文采而讲究明白。所以既无智慧又不能审察，加上自身又懒惰，则必背离正道而行了。善不从本心生出就不能长久保持，行不由本身审辨就不能树立。名望不会由苟简而成，声誉不会因诈伪而立，君子是言行合一的。以图利为重，忽视立名，（这样）而可以成为天下贤士的人，还不曾有过。

三 所染^[1]

【本经】

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：“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。所入者变，其色亦变；五入必，而已则为五色矣。故染不可不慎也！”

非独染丝然也，国亦有染。舜染于许由、伯阳，禹染于皋陶、伯益，汤染于伊尹、仲虺，武王染于太公、周公。此四王者所染当，故王天下，立为天子，功名蔽天地。举天下之仁义显人，必称此四王者。

夏桀染于干辛、推哆^[2]，殷纣染于崇侯、恶来，厉王染于厉公长父、荣夷终，幽王染于傅公夷、蔡公穀。此四王者所染不当，故国残身死，为天下僇。举天下不义辱人，必称此四王者。

齐桓染于管仲、鲍叔，晋文染于舅犯、高偃，楚庄染于孙叔、沈尹，吴阖闾染于伍员、文义，越勾践染于范蠡、大夫种。此五君者所染当，故霸诸侯，功名传于后世。

范吉射染于长柳朔、王胜，中行寅染于籍秦、高强，吴夫差染于王孙雒、太宰嚭，智伯摇染于智国、张武，中山尚染于魏义、偃长，宋康染于唐鞅、佃不礼。此六君者所染不当，故国家残亡，身为刑戮，宗庙破灭，绝无后类，君臣离散，民人流亡。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，必称此六君也。

【注释】

[1]本篇以染丝为喻，说明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士必须正确选择自己的

亲信和朋友，以取得良好的熏陶和积极的影响。影响的好坏不同关系着事业的成败、国家的兴亡，国君对此必须谨慎。

[2]推哆：桀时的大臣。

【译文】

墨子说，他曾见人染丝而感叹说：“（丝）染了青颜料就变成青色，染了黄颜料就变成黄色。染料不同，丝的颜色也跟着变化。经过五次之后，就变为五种颜色了。所以染这件事是不可不谨慎的。”

不仅染丝如此，国家也有“染”。舜被许由、伯阳所染，禹被皋陶、伯益所染，汤被伊尹、仲虺所染，武王被太公、周公所染。这四位君王因为所染得当，所以能称王于天下，立为天子，功盖四方，名扬天下，凡是提起天下著名的仁义之人，必定要称这四王。

夏桀被干辛、推哆所染，殷纣被崇侯、恶来所染，周厉王被厉公长父、荣夷终所染，周幽王被傅公夷、蔡公穀所染。这四位君王因为所染不当，结果身死国亡，遗羞于天下。凡是提起天下不义可耻之人，必定要称这四王。

齐桓公被管仲、鲍叔牙所染，晋文公被舅犯、高偃所染，楚庄王被孙叔敖、沈尹筮所染，吴王阖闾被伍员、文义所染，越王勾践被范蠡、文种所染。这五位君主因为所染得当，所以能称霸诸侯，功名传于后世。

范吉射被长柳朔、王胜所染，中行寅被籍秦、高强所染，吴王夫差被王孙雎、太宰嚭所染，智伯摇被智国、张武所染，中山尚被魏义、偃长所染，宋康王被唐鞅、佃不礼所染。这六位君主因为所染不当，所以国破家亡，身受刑戮，宗庙毁灭，子孙灭绝，君臣离散，百姓逃亡。凡是提起天下贪暴苛刻的人，必定称这六君。

【本经】

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？以其行理也。行理性于染当。故善为君者，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¹¹。不能为君者，伤形费神，愁心劳意；然国逾危，身逾辱。此六君者，非不重其国、爱其身也，以不知要故也。不知要者，所染不当也。

非独国有染也，士亦有染。其友皆好仁义，淳谨畏令，则家日益，身日安，名日荣，处官得其理矣，则段干木、禽子、傅说之徒是也。其友皆